



王文成公全書

一九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續編

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

倉廩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允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悞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叅照該所掌印官旣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

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已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旣著彼

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
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
道即將見在上杭教塲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
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任劄吉安
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
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
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
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
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
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
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
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
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
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潜伏奸細於京城
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
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

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駕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

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齋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

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
膽畧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
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兩夜兼程前進軍門聽
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
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
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
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

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
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
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
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
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
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
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
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
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

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

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克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

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
踈失仍一面差人瓜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
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 奏陞賞兵快人等
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
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 國難苟或觀
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
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

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
畧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已
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
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
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
債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
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畧與各哨
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
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悞

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
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
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
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
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
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
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

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
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
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
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
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拘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達家眷日食久缺拜孫都御
史未曾殯殮等情叅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
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

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即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

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談欽奉 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

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
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
江西擣其巢穴又 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
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
截今 特命爾照依該部會 奏事理會同鎮守
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
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
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
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

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
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
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 封拜
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
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挾讐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
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
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
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

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 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顧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

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賊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

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

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瓢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聞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 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

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 闕式昭 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 命所有各哨官兵尚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 奏繳

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叅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為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即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

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璵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偽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踴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

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存作法度申明之未
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
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為未便為此
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
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
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
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

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輟二十名
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
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
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
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
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尚
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
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

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

施行

一寧王庄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
投入用事後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
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
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
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
員逐一清查如田庄要見坐落地名何處
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濶若干
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

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
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
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
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
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
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談道官叅酌緩
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
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

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談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談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楫 覲鏹

拱櫟 宸洧 宸瀛 覲鑣 宸汲

宸湯 宸颯 宸漣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勲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价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為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

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談
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
改過自新安挿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
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
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
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
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
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
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

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
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
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
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
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
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
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
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
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彌火烙印記

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
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開中間如有隱匿
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
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
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
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
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
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
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

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
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
謹防守調攝待候 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
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
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
理不行奏請 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

臨難對證有悞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
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
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
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
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
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
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
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仵作人等
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

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
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
省城中途踈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痢沿
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
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
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逐跋涉
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
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
奏聞 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即

解獻違慢疎虞罪將馬道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
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 命定奪况
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
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
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
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
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
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
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鈎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賊
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
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
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
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
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
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
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

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兩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

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廻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

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濶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偽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

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已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

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擄不干已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荅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

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
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
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
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
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
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
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薦越其餘一
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
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
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
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
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摺
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
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
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

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

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

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

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

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

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

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

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

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

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

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

府林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

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

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

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

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

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

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

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

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似 袁州府推官陳
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
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
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
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
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
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

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
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
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
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
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
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
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
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

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
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
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
市義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
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
贛縣義官蕭庾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

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
守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中曾
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繡 閒
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
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

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

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

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

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

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

昌 南昌府知府鄭璫 南昌府同知何

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

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

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

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

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

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

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

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八匹 驢騾一十

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節談 欽奉
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
得罪 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

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
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
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
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

總督軍門節制方畧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
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樛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
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

首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 奏外竊照宸濠謀危 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 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 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畧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

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 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一
十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

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
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
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叅拿
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
成大患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
僉事馮勲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齎文分投近
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
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顧
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

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
僉事馮勲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
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
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
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
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悞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
前查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
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拏平人及容賊妄攀嚇詐財
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

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

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即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勲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為此仰抄案回道即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即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

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

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

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槩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

金華縣志卷三十一
刑獄
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拏問叅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即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

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叢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

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
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後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

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讐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叅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

門充當軍牢伴當阜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
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
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 奏計處地方以弭盜
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
宜章者撥與諫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
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
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

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
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為緊要重大縣所
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
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
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
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
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
事之心蓋因此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
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

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王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蹟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

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王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蹟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

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即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不遵踰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

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勲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

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踪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有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金書卷三十一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為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為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

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為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廼不蒙一為分處乎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為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為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

全書卷三十一
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
輒稱肯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
之舉亦惟彰 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
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
過求但未審誠偽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
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
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畝應否
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
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旣已詳悉
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
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
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
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
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
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
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即行

奉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
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即行知縣顧似速差能幹官前來樟
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
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
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
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
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
兵征剿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鵠齋
奏却乃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
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
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
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
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鵠從公審問
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 旨仍解回省

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為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

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為圖議邊方後惠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

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已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

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筴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聚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

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拘致有他虞斷行叅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

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叅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

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叅酌相
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
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
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
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
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

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
談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鈴
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
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網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
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
替身上操仰談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談道
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

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談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

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談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

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樽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談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綑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

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談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即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下

山東鄉試錄

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為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為大臣而告之以為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為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

任而為群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群臣已乎豈亦可
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群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
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
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
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
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為之君
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
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

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
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
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
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
盖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
二子以為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
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
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
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

金書卷之三十一 山東鄉試錄
免為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為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

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過人欲於方萌而所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内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

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為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為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已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為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為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

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
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
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
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
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
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
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
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
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

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
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
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
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
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
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已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
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
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
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

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為也大人則先天而為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

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為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為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

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
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
此九五所以為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
之別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為人道其分雖殊其
理則一也衆人牯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
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
欲之私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
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故曰循理則與
天為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
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
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
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
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
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
居其方是為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
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

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為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
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
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
為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為
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則八卦之
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
大禹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
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
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

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
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
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
卦九章相為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
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叙疇不必考於圖耳若
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為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
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哉噫理之分殊非
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
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
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
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
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
體而自我建之以為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
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為天下之

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
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
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
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
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
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
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
人之言以為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虛受人
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已可以為建極之本而王者

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為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為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

為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為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為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

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愉人者行偽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

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傳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

此合故論者以為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獫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獫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為之言若此所謂叙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

身既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獫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

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
乂室家而殲狄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
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其勤苦悲傷之
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
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為國好戰則
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
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
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
見周之防禦殲狄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殲
狄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
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
動當以民心為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
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
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
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
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

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峩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

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為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為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尚能不廢弦

誦守禮義為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晉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

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為心而晉失待之

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畧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尫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

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
楚之罪而于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
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褻而後楚人
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
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為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
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
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為清丘之盟而
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為善而徒刑牲軟血之是
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

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
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
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
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
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
之此春秋之所以為化工歟抑又論之伏羲執言
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
猶不免為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
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

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為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

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擣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為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為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

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偽得罪於典常故為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偽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為楚之是伐比吳為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

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偽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
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
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
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
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
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
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
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
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

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
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
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
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
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
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恒存夫戒
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
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况其所與之尊
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

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為心也君以民為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夫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

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已有不
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
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
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
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
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
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
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
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

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
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
理之必然歟是則内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
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
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
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
民乎為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
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已徇欲惟意所為而亦何
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

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授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

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祿禪而卒能祇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克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

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憊人引誘
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
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
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
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
子之是與則小夫憊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
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
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
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

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
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
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
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
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克
憊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憊而獲進
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
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
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

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

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

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

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

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

臣

張九齡上

言恭遇

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

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

○○○○

乃武乃文

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
是以

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

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

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
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群
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尚虧
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

尚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
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覃
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
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
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
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
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
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
萬機之弗暇願攄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

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
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
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
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
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

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
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
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

維茲

昧爽所需用爲

緝熙之助伏願

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

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

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

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

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錄隨

表上

進以

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
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
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
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
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

然也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
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
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

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
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
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
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

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

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

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
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
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
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
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
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
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
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

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
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
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
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
而憂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
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

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
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
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

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

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

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

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祝嘏而用
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
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
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
謂之新樂夫
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
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
尤善乎

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
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
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
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
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
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
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

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

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
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
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
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
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
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
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
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
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

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
比之後世貪冒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
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
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
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
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
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
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
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

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
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二焉者道之
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
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
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
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

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為異端而彼亦
將以我為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
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
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
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
焉不可以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為物猶
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
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為三則亦道之不明
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

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
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
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
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
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
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
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
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
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已而無意

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
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
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
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
去其名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
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
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
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
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

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
之後為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為
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
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
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
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
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為同冒進而無耻貪鄙
為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
耻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

吾夫子之道以為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
為奸顧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若
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
彼以其若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
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
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
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
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為問而

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為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

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為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

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

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
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
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
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
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
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
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
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
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人乃

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
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
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
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
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而昔
人以為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
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
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

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

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為身不可辱而道不可往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

伊尹為之乎柳宗元以為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為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為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為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為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

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為南而冀之為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曾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為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

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
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
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
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
復禮而為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
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
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
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
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

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
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
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
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
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
豈不易顧以為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
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
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
乎中庸而復理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

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
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
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
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
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
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
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
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

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
以為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
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
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
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而說者以為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
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
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漢其在漢也又

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唐為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為漢而上耳為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

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

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為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間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為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

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
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
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
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
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
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
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
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
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
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
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為是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闢然媚於世者是鄉
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
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僥倖而輕朴直議文法
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
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

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
足以為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
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
類者幾希矣愚以為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
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
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
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
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
今之議者必以為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

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
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
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
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
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
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
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為何以能得其忠信
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為郭隗之事斷
亦可見也為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

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
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
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
而已耳今曰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
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愿之所謂居之似忠
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為然今取士於

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
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鉤深索隱以
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
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
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
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
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
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
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

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
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
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
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
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
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
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
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為君者垂拱宴安於

上而為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

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
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
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
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
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
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亶
亶哉故愚以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
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

之說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

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憮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槩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為序使

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為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為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為切近昔漢文之時為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為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函於行取而責效

於二三年之間彼為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
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
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
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
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
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
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為當今之
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
則在於

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為罪建議之
臣心於為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
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
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
今之

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
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
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
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

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

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況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為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為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旦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

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黃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為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為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為五嶽之宗東匯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

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為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為論辯發而為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為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

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為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寶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為天下道之

第35564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才
図書館	19

金書卷之三十一

山東雜言金律序

五十三

号	1000	第
SS 11.8	第	11 SS
	第	11 SS
	第	11 SS
	第	11 SS

